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書卷一百十四至二十三

詳校官內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黃臣鵬

樂書卷一百十四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俗部

漢晉宋齊樂縣　梁樂縣

後魏樂縣　後周樂縣

隋樂縣　唐樂縣

後周樂縣　　聖朝樂縣

漢晉宋齊樂縣

漢史舊儀高廟撞千石之鐘十枚司馬相如所謂千石之鐘萬石之簴者也古者以鐘磬十二為縣未聞用其十者矣豈漢興之始未知用宫縣至孝武光武然後用之邪自兩漢而下晉及宋齊鐘磬之縣皆不過十六簴黄鐘之宫北方北面編鐘起西其東編鐘其東衡其東鎛太蔟之宫東方西面起北𧃷賔之宫南方北面起東

姑洗之宫西方東面起南所次並如黄鍾之宫設建鼓於四隅縣内四面各有柷敔梁武帝曰今太樂有黄鍾姑洗㽔賓太蔟四格號爲四廂各置五鍾别以五鍾應之然大傳言天子出撞黄鍾右五鍾皆應是起建丑月至建巳月也入撞㽔賓右五鍾皆應是起建未月至建亥月也合二五而合之就黄鍾㽔賓則十二律之數備矣晉太元中楊蜀正四箱宋元嘉中鍾宗之調金石不知乎此乃用四律律各鑄五鐘奏樂之日各以參之置

左則缺右置右則缺左失之遠矣晉宋史臣皆言元嘉四箱金石大備止有黃鍾姑洗蕤賓太蔟而已然則十二律不備安得謂四箱邪

梁樂縣

凡律呂十二月而各一鍾天子宫縣黃鍾蕤賓在南北自餘則在東西也黃鍾箱宜用鍾磬各二十四以應二十四氣也當是時因去衡鍾設十二鎛鍾各依辰位而應律每一鎛鍾設編鍾磬各一簴合三十六架植鼓於

四隅元會備用焉初宋齊以太蔟代夾鍾在東廂西嚮以姑洗代南呂在西箱東嚮不亦失乎

後魏樂縣

後魏詔劉芳更造金石又詔祖瑩理之太樂令張乾龜謂瑩曰劉芳所造六格郊丘宗廟用之北箱黃鍾之均實是夷則之調餘三箱宮商不和共用一笛又有姑洗太蔟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用復是夷則鍾磬之縣各十有四瑩復更為十六其後元孚復詢張乾龜等前置

宮縣四箱筍簴十六又有儀鍾十四簴縣架首初不叩擊元孚始案律求聲依十二月設縣會旋相為宮之義又得律吕相生之體亦可謂用心矣然樂縣十二應十二月中氣古之制也四箱十六簴用四清之過也儀鍾十四簴用正倍七音之過也

後周樂縣

後周長孫紹遠謂樂以八為數時裴正上書以為大舜欲聞七始周武爰創七音特林鍾作黄鍾以為正調之

首韶與韶遠詳議遂定以八數焉後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商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鍾正宮用林鍾為調首韶遠復奏曰天子縣八肇自先民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帝終廢七音屬韶遠遘疾慮有司遽損樂器乃與樂部齊植言之要之廢八縣七非也廢七縣八亦非也折之聖經惟縣十二為合古制矣

隋樂縣

隋初宫縣四面面各二簴通十二鎛為二十簴各一員建鼓四員歌琴瑟簫筑箏搊箏卧箜篌小琵琶面各十人在編磬下笙竽長笛横笛簫篳篥箎塤面各八人在編鐘下舞各八佾宫縣簨簴金五博山飾以流蘇植羽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宗廟殿庭加五色漆畫天神縣内加雷鼓地祇加靈鼓宗廟加路鼓殿庭不加鼓縣工皆平巾幘朱連裳後牛洪等更定其制襲後周故事用七正七倍合為十四長孫紹遠援國語書傳七

律七始之説並據一言之也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而同為簴後魏公孫崇設鍾磬正倍參縣之洪等並以為非而據周官縣鍾磬堵肆編縣二八之文并引樂緯宮為君商為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架十六又參用儀禮及大傳為宮架陳布之法北方南面應鍾起西磬次之黃鍾次之林鍾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方西向太蔟起北磬次之夾鍾次之鐘次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東南鼓南方北向中

吕起東鐘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鍾次之南吕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若大射則撤北面而加鉦鼓祭天雷鼓祭地靈鼓宗廟路鼓各有鞉焉儀禮宫架四面設鎛鍾十二簴各依辰位甲丙庚壬之位設鐘乙丁辛癸之位陳磬共二十簴宗廟殿庭郊丘及社用之植建鼓於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為均四箱同作取詩毛公傳四架皆同之義也每鎛

鐘建鼓別一工鐘磬簴別一工歌工二執節工一每磬簴琴瑟箏筑別一工每鐘簴竽笙簫笛塤篪別一工縣內柷在東敔在西別一工高祖時宮架樂器裁有一部殿庭用之平陳又獲二部宗廟郊丘分用之至是並藏樂府更造三部五部二十格工一百四十三宗廟二十格工一百五十饗宴二十格工一百七舞工各二等並一百三十二惟罷搊箏卧箜篌小琵琶横笛簞篥五器然箏筑尚存亦未純周官之制歟

唐樂縣

唐制天子宮縣皇太子軒架宮架之樂鎛鐘編磬編鐘各十有二合三十六簴宗廟殿庭用之損十二簴郊丘社稷用之陳布皆仍隋制設巢笙笛管簫塤鼗編鐘之下偶歌琴瑟筑鼗編磬之下殿庭加鼓吹十二案於建鼓之外羽葆鼓大鼓金錞歌簫笳置其上焉軒架之樂去南面凡九簴設於辰丑申之位三建鼓亦如之餘如宮架凡宮架軒架奏文武之舞為衆樂之容宮架之舞

八佾軒架之舞六佾凡簨簴飾以崇牙流蘇植羽飾簴以飛龍飾趺以飛廉鍾簨以鷙獸磬簴以鷙鳥宮架每格金五博山軒架金三博山鼓承以華趺覆以華蓋初高宗蓬萊宮成增七十二架為充庭之舞武后省焉凡樂器之飾天地尚赤宗廟殿庭尚彩東宮尚赤凡中宮之樂則以大磬代鍾鼓凡磬天地之神用石宗廟殿庭用玉天地廟社所加之鼓如隋制凡大讌會則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每先奏樂三日太樂令宿架於庭

其日率工人入居次協律郎舉麾樂作仆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以為常制也天寶之亂肅宗尅復兩京至德以來惟正旦含元殿受朝賀設宮架自餘郊廟大祭但有登歌無壇下廷中樂舞矣僖宗廣明之後金奏幾亡而捜募架器略無存者昭宗將謁郊廟而有司請造架樂於是宰相張濬為修奉器架使悉集太常諸工詢逮不得其法博士商盈孫練故實轉筭取法以鑄鐘之輕重高卬還定編鐘以相參檢正黄鐘九寸五分倍應鐘

三寸三分半凡為四十八等繪狀以聞乃詔金工依法鑄之得二百四十枚濬先令處士蕭承訓棃園樂工陳言校定石磬至是合奏焉音韻克諧時營復太廟其庭陋狹濬因建議曰舊制太廟含元殿設架三十六格南北郊社稷太清宫及餘殿用二十格兵興以來雅樂淪缺請仍周漢故事設樂簴二十詔以為可亦姑適時宜也唐之樂架雖稍罷隋之侈長然自皇太子而下並無樂架之制而尊卑無別非先王之舊也

後周樂縣

周世宗詔王朴詳正雅樂朴以為今之鐘磬在架者皆唐商盈孫所定雖有作器之名無相應之實至於十二鎛鐘不考宫商但循環擊之鐘磬徒架而已朴乃作準求律以備樂器張昭等議以為朴之新法可習而行之未幾朴卒明年周室禪位故制度器服粗而未完豈不惜哉

聖朝樂縣

聖朝建隆初修復器服四架二舞十二案之制位置陳布多仍唐舊然承兵戰之餘制度草創故施於殿庭樂架二十格乾德中秘書監尹拙建言宜增三十六簴唐設工員頗多今則至少宜補其數使無闕而已於是詔定架工一百四十登歌工二十五樂簴三十六舊編鍾之下列笙竽笛管篪塤之工編磬之下列偶歌琴瑟箏筑之工其後悉集樂工重列於架中歌者最在前而以九絃琴五絃七絃琴箏瑟筑分别歌工之左右又篪塤

笛簫巢竽之工十六次歌者之後真宗享見昭應景靈宫皆用備樂景靈庭中止施二十格唐制大中小祠用樂咸以宫架軒架為之序雖有司攝事亦如之至聖朝惟天地感帝宗廟用樂天子親行宫架登歌具焉有司攝止奏登歌初太祖即位並準唐禮郊祀樂設二十簴開寶中祠南郊有司設增三十六格至太宗時有司發其誤欲復舊禮詔不許因遂為常真宗景德中乃詔大祠悉用樂仁宗又詔釋奠文宣王武成王及祀先農得

用樂是時垂意制作勅李照等改鑄鐘鎛權損鐘磬架十六之數用十二枚以應月律先是架隅建鼓不擊別施散鼓於架內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去散鼓而樂工積習遂不能罷又祀天地宗廟雖設雷鼓靈鼓路鼓擊不能聲又無三鼗至於簨簴刻畫亦多失傳或鷙禽飾於鐘簴或猛獸負於磬趺或木鳳棲於鼓上或山華以爲植羽至是悉詔有司革正其謬更造建鼓鞞應十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爲均與鎛鐘相應照又請別作晉鼓

以為樂節按乾德詔書去散鼓不用復造三𪔂鼓祀天以雷鼓八面面各一工前一工左播鞉右擊鼓餘七工皆隨擊焉靈鼓路鼓亦如之又增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五器於樂架未幾照所建白皆罷真可為太息也然古之樂架特鐘十二編鐘十二特磬十二編磬十二合四十八簴而為宮架今用三十六簴恐未合先王之制也誠詔有司去箏筑之器削二變四清之聲而講先王樂架之制亦庶乎復古矣

樂書卷一百十四

樂書卷一百十五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土之屬

土鼓　瓦鼓　古缶

古塤　大塤　小塤

雅塤　頌塤

土鼓

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明堂位曰土鼓蕢桴伊耆氏之樂也蓋樂以中聲為本土也者於位為

原闕

於氣為沖氣則以土為鼓以蕢為桴所以達中聲者也伊耆氏之樂所尚者土鼓則中聲作焉所擊者蕢桴則中聲發焉禮之初始諸燔黍捭豚以為食汙尊抔飲以為飲然則蕢桴土鼓有不為樂之初乎周官籥章凡逆暑於中春迎寒於中秋祈年於田祖祭蜡以息

老物一於擊土鼓而已有報本反始之義焉夫豈以聲容節奏之末節爲哉此所以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也然土鼓之制窪土而爲之故禮運之言土鼓在乎未

缺

土之前與壺涿氏炮土之鼓異矣杜子春謂以瓦爲皐陶以革爲面不稽禮運之過也記曰伊耆氏始爲蜡周禮伊耆氏掌王之杖咸以老者待杖而後安猶老物

闕

蜡而後息也由是推之伊耆氏蓋有功於耆老者非

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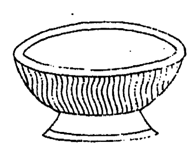
王者之號也故後世以其官爲姓周人又以其姓名

而序之於衛敉氏壺涿氏之列也先儒以為古王者豈其然乎

瓦鼓

周官壺涿氏除水蟲以炮土之鼓康成以為瓦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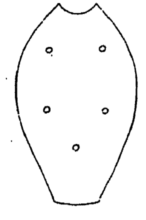
古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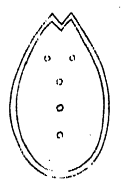
土音缶立秋之音也古者盎謂之缶則缶之爲器中虛而善容外員而善應中聲之所自出者也唐堯之時有擊壤而歌者因使鄭以麋輅冒缶而鼓之是以易之盈缶見於比用缶見於坎鼓缶而歌見於離詩之擊缶見於宛丘是缶之爲樂自唐至周所不易也昔秦趙會於澠池秦王爲趙王擊缶亦因是已孰謂始於西戎乎先儒之說一何踈邪徐幹曰聽黃鍾之音知擊缶之細土缶之樂特其器之細者歟秦王與趙王會澠池藺相如從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

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命趙王
鼓瑟相如亦進缻秦王秦王不懌爲一擊之相如亦命
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趙王使秦王擊缶一
曰形如瓦盆一曰形如覆盆以闕　擊之

大塤 古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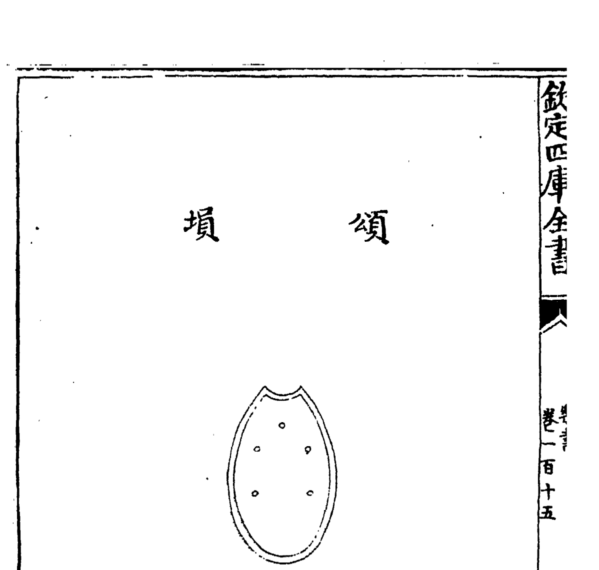
小塤



周官之於塤教於小師播於瞽矇吹於笙師以塤爲德音見於禮如塤如箎見於詩則塤之爲器立秋之音也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虚上銳如秤錘然火之形也塤以水火相合而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和而後成聲故大者聲合黄鐘大吕小者聲合太簇夾鐘一要宿中聲之和而已風俗通謂圍五寸半長一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六空也葢取諸此爾雅大塤謂之嘂以其六孔交鳴而喧譁故也焦周曰幽王之時暴辛公善塤世本曰暴

公作壎蓋壎之作其來尚矣謂之暴公善壎可也謂之作壎臣未之敢信矣壎又作塤者金方而土圓水平而火銳一從熏火也其徽爲黑則水而已從圓則土之形圓故也或謂壎青之氣陽氣始起萬物暄動據水上而萌始於十一月成於立春象萬物萌出於土中是生土王四季所言非主正位六月而言亦二說也闕一前三後二王子年拾遺記曰春王庖犧氏易土爲塤祖系於是興矣

雅塤


頌塤

古有雅塤如鴈子頌塤如雞子其聲重濁合乎雅頌故也今太常舊器無頌塤至皇祐中聖制頌塤調習聲韻並合鐘律前下一穴為太簇上二穴右為姑洗啓下一穴為仲吕左雙啓為林鐘後二穴一啓為南吕雙啓為應鐘合聲為黄鐘頌塤雅塤對而吹之尤協律清和可謂善矣誠去一變而合六律庶乎先王之樂也

樂書卷一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一百十六

宋 陳暘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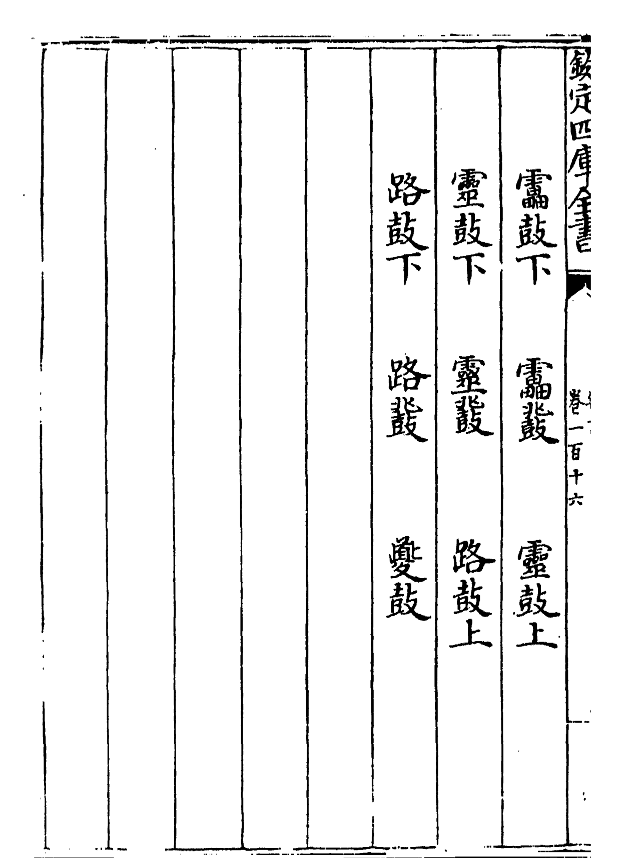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草之屬上

拊 足鼓 楹鼓

建鼓 縣鼓 靁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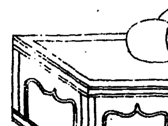


靁鼓下　靁鼗　靈鼓上

靈鼓下　靈鼗　路鼓上

路鼓下　路鼗　夒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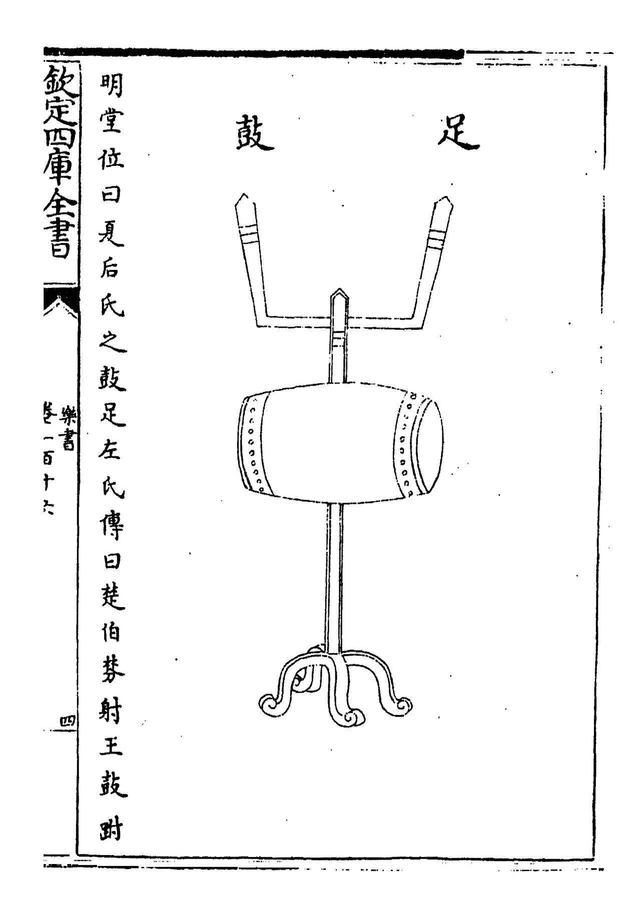
拊



拊之為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是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為鼓白虎通謂革而糠是缺其設則堂上虞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周禮所謂登歌令奏擊拊是也書言搏拊明堂位言拊搏者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蓋乘水者付之拊作樂者付之拊搏拊之搏從叀有父之用焉荀卿曰架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架一磬而尚拊則拊設於一鐘一磬之東其衆器之父歟荀卿曰鼓其樂之君邪然鼓無當於五

聲五聲不得不和其衆聲之君歟樂記曰會守拊鼓堂上之樂衆矣所待以作者在拊堂下之樂衆矣所待以作者在鼓蓋堂上則門內之治以拊為之父堂下則門外之治以鼓為之君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而樂實通而合和之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所以為古樂之發也與夫新樂之發獶雜子女不知父子者豈不有間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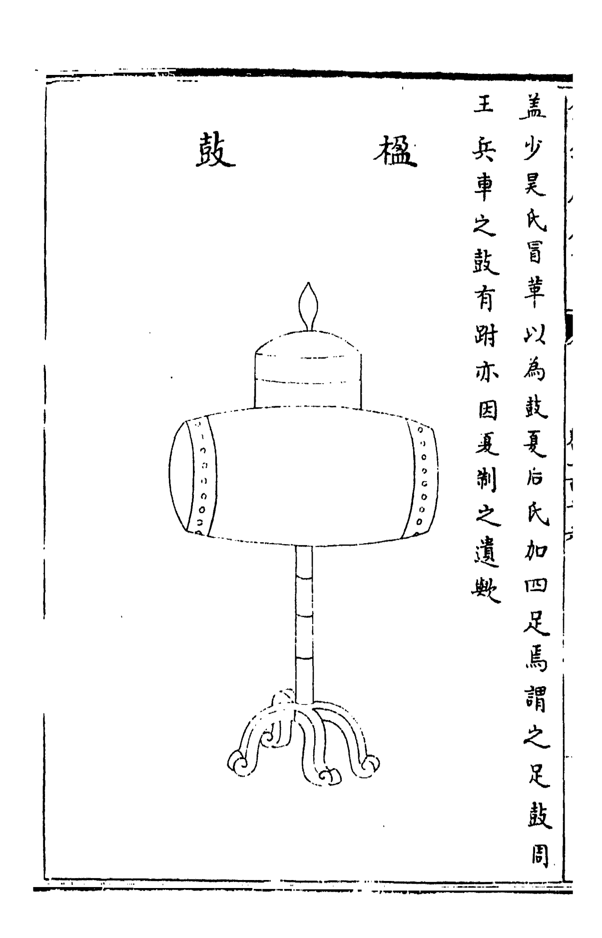
足鼓



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鼓足左氏傳曰楚伯棼射王鼓跗

蓋少昊氏冒革以爲鼓夏后氏加四足焉謂之足鼓周
王兵車之鼓有跗亦因夏制之遺歟

楹鼓



建鼓

明堂位曰殷楹鼓以周官考之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也是楹鼓為一楹而四稜焉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楹貫而置之矣商頌曰置我鞉鼓是也魏晉以來復商制而植之亦謂之建鼓隋唐又棲翔鷺於其上聖朝因之其制高六尺六寸中植以柱設重斗方蓋蒙以珠網張以絳紫繡羅四角有六龍竿皆銜流蘇璧璜以五采羽為飾竿首亦為翔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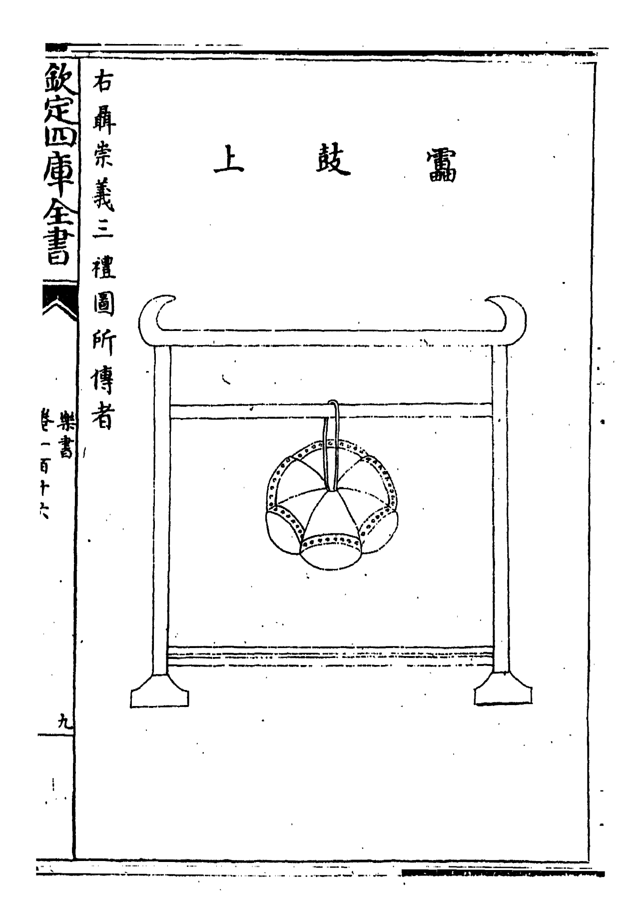
旁又挾鞞應二小鼓而左右然詩言應田縣鼓則周制
應田在縣鼓之側不在建鼓旁矣

縣鼓

鼓之制始於伊耆氏少昊氏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而周官鼓人晉鼓鼓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鐘師以鼓奏九夏所謂縣鼓也禮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田縣鼓則縣鼓周人所造之器始作樂而合乎祖者也以應鼓為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倡始之鼓歟蓋宮縣設之四隅軒縣設之三隅判縣設之東西李照謂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東北隅之鼓合太簇夾鍾姑

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仲吕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吕無射之聲依月均而考擊之於義或然議者非之踈矣且三代所尚之色夏后氏以黒商人以白周人以赤則鼓之色稱之亦可知之三禮圖曰商人加左鞞右應以為衆樂之節

靁鼓上



右聶崇義三禮圖所傳者

靁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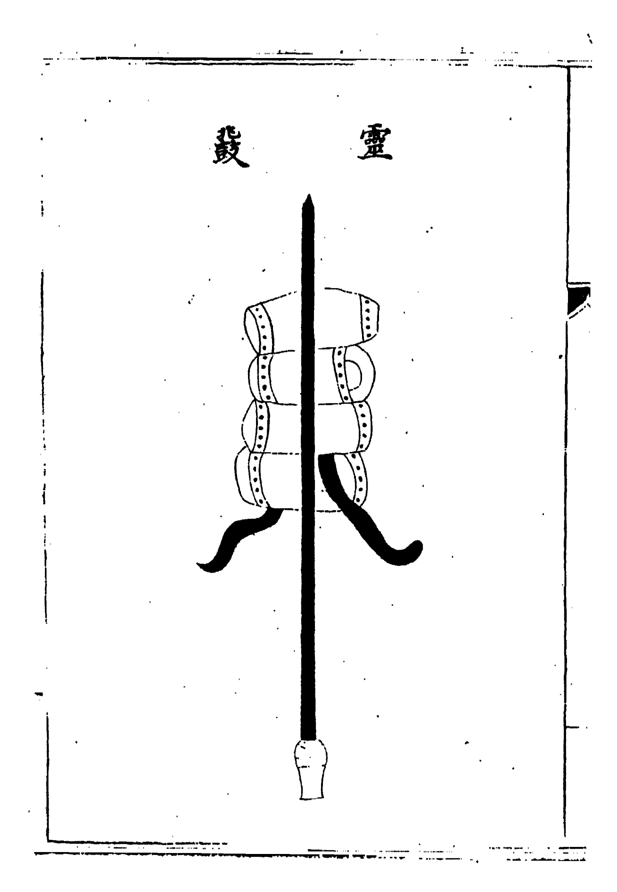
右今太常所用者

靁鼗

靈鼓上

右聶崇義三禮圖所傳者

靈鼓下


靈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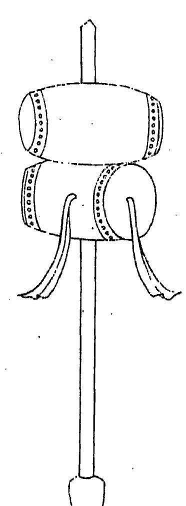
路鼓上

右聶崇義三禮圖所傳者

路鼓下

右今太常所用者

路鼗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則鼓之聲用莫先於此儀禮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紘虞書下管鼗鼓商頌置我鞉鼓則鼗之為器如鼓而小掌之於小師播之於瞽矇眡瞭則鼗之聲用未嘗不兆奏鼓矣蓋坎主朔易而其音革則鼗鼓皆冬至之音堂下之樂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讀書于梨卯奏廣樂遺其靈鼓則雷天聲也靈地德也路人道也天神之樂六變而雷

鼓靁鼗六面地祇之樂八變而靈鼓靈鼗八面人鬼之樂九變而路鼓路鼗四面者金之為物能化不能變鬼亦如之金非土不生以土之五加金之四此其樂所以九變歟鄭司農謂雷鼓雷鼗六面則是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非也古之人辨其聲用鼓人救日月以靁鼓則詔王鼓以救日月亦天事故也實氏攻猛獸以靈鼓敺之以攻猛獸亦地事故也司馬振旅王執路鼓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以田獵

達窮與遽令亦人事故也其所以不同者特不用鼗爾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者特不用鼓爾凡此三鼓皆設宫縣之四隅而擊之以節樂以鼓無當於五聲弗得不和故也聖朝景祐中太宗詔太常凡祀天神地祇享宗廟宫架每奏降神四曲送神一曲先播鼗次鳴柷次擊散鼓凡三擊而樂作散鼓隋樂每間一字二擊之以為樂節凡樂終即播鼗戛敔散鼓相間三擊而止然以散鼓代雷靈路鼓用之至於升降等樂復不用鼗鼓臣

恐未合先王雅樂也且舊制三鼓皆以木交午相貫以兩端為面故不能聲又竿首為木鳳馬聖朝詔為靁鼓八各冒革為一面承以槃軼轉以金樞髹朱繪雲冠柱以升龍作靁車之象靈鼓六路鼓四飾亦如之其所異者竿首作翔鷺趺作猛獸而已其為建鼓一也隋制路作鷺豈以竿首有翔鷺而遂誤之邪臣嘗論古者立鼗鼓之制祭祀則先播鼗以兆奏三鼓饗燕則先擊朔鼙以兆奏建鼓蓋未嘗並用也後世祀天神祭地祇享人

鬼並設建鼓鞞應於四隅又設雷鼓靈鼓路鼓於架内道之左右晉鼓於架内道之中間非先王異祭饗别同異之意也雷鼓以馬革乾為馬故也靈鼓以牛革坤為牛故也

夔鼓

昔東海流波之山有獸焉其音如雷命之為夔黄帝得之以作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蓋有所傳聞然也唐缺鼓有靈夔吼之曲豈本此歟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一百十七

宋 陳暘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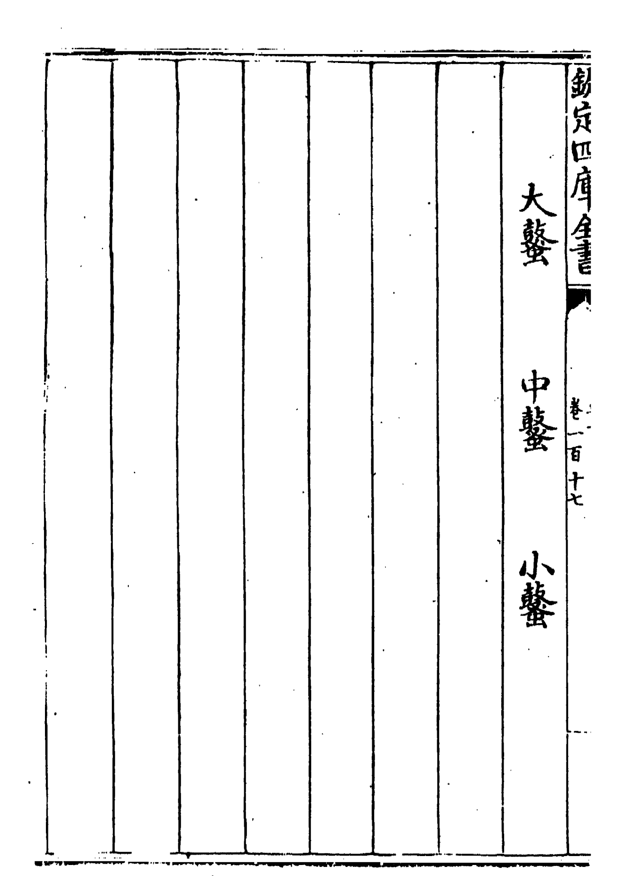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革之屬中

鼙麻鞞鞮　料鞀　鼖鼓

鼛鼓　晉鼓　提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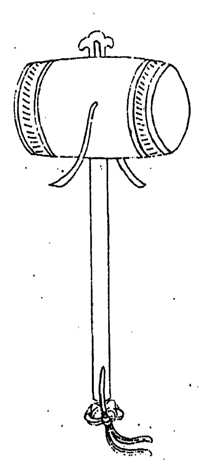


大鼙　中鼙　小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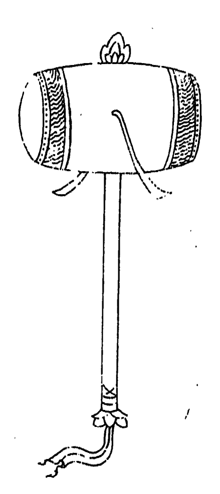
鼗

麻鞞

鞮



料鞀



鼓以節之鼗以兆之作樂之道也天道兆於北方則冬所以兆生物也八音兆於革音則鞉所以兆奏鼓也月令修鞀鞞世紀帝嚳命垂作鞀鞞釋名曰鞞裨也裨助鼓節也蓋大者謂之鞞爾雅謂之麻以其音概而長也小者謂之鞀爾雅謂之料以其音清而不亂也蓋鼓則擊而不播鼗則播而不擊靁鼓靁鼗六面而工十有二以二人各直一面左播鼗右擊鼓故也靈鼓靈鼗八面而工十有六路鼓路鼗四面而工八人亦二人直一面

言置我鞉鼓則鞉與鼓同植非有播擊之異與周制固殊矣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縣五聲以聽曰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呂氏春秋曰武王有誡謹之鞀由是觀之欲誡者必播鞀鼓矣蓋鞀兆奏鼓者也作堂下之樂必先鼗鼓者豈非樂記所謂先鼓以警戒之意歟漢以大鞉施於大儺亦一時制也後世無聞焉鞠一本作鞮臣伏思聖朝始詔復二鞉以備郊廟之樂亦可謂知復古矣觀鄭滑之東陽記載晉嘗遣偏師謝咸攻東陽東陽岑山

下民聞嶺上有鼓鞞聲若數萬人咸既破潰而山上鼓
鞞亦絶何其怪邪載記述石勒少嘗耕每聞鞞鐸之音
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然則神怪之事
聖人旻云亦誠有之矣置而勿論可也

鼗鼓

鼓之小者謂之應大者謂之鼖書顧命鼖鼓在西序周官鼓人鼖鼓鼓軍事司馬中春振旅諸侯執鼖鼓春秋傳曰師之耳目在吾鼓旗又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則以鼓鼓軍事其可忽乎司馬法千人之師執鼙萬人之師執大鼓鞞人鼓長八尺面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則所謂鼖鼓者大鼓而已鼖鼓鼓軍事則晝

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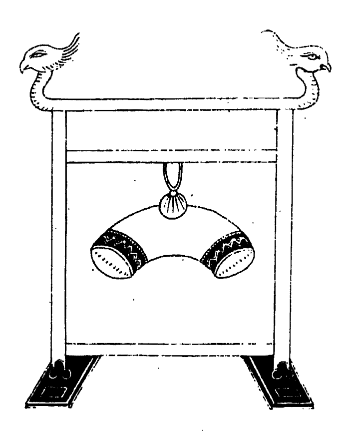
之鼓非夜以警衆之鼜也鄭氏以鼜為鼖誤矣

闕

特用之以和軍旅錐節聲樂亦用之故詩言鼖

鼓維鏞以文王能作大事考大功作樂以象其成也鼛鼓路鼓皆謂之大者路者人道之大鼛者人事之大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鬼享以路軍事以鼛

鼗鼓



鼖鼓以賁為義鼛鼓以皐為義詩曰鶴鳴于九皐傳曰下濕皐則皐者下濕之地其土潤以緩欲舞之緩謂之皐舞欲役之緩謂之皐鼓春秋傳曰魯人之皐考工記韗人為皐陶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則皐鼓中高而兩端下矣詩曰鼛鼓弗勝又曰鼓鐘伐鼛蓋鼛鼓所以鼓役事也文王說以使民雖以鼛鼓節之使緩而民各致其巧而不止雖鼛鼓有所弗勝也幽王拂民而役之雖伐鼛不足使之勸功適以勞之而已此詩人所

以美文王於緜刺幽王於鼓鍾也馮元謂鼛鼓長尋有四尺不容有流蘇筍簴之飾而聶崇義三禮圖有之蓋失之矣

晉鼓

考工記韗人為臯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廣六寸中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參正先儒以為晉鼓其制大以短蓋所以鼓金奏也鍾師以鐘鼓奏九夏鎛師掌金奏之鼓豈晉鼓歟易曰晉進也古者兵法以鼓進以金止以晉鼓金奏進其所止故也司馬春振旅軍將執晉鼓吴與越戰載常建鼓韋昭謂建鼓為楹而植之蓋晉鼓之建於軍猶路鼓之建於寢故也李照制晉鼓為樂節然晉鼓所以鼓金奏非所以節樂也

提鼓

大司馬春振旅師帥執提鄭氏曰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賈公彦曰鄭氏據當時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無騎法也然古者軍容以車非無騎法也不然左氏何以稱齊魯相遇以鞍為几乎禮記稱前有車騎史記稱趙王騎射蓋騎法之設其來尚矣後世鼓吹有節鼓以木持而擊之豈其遺制歟

大鼗

中鼜

小鼙

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掌固曰夜三鼜以戒號鄭氏皆謂鼓之以鼖鼓然鼖雖鼓人用之以鼓軍事諸侯執之以振旅要皆非警夜之鼜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平旦五通為發明三鼜之制大致若此鄭氏之說不亦昧乎宋沈約樂志曰長丈二尺曰鼜鼓凡守備及役事鼓之其言守備則是及鼓役事則非矣鼓人不云乎鼛鼓鼓役事曷嘗以鼜鼓合而一之乎蓋役事上之所以役下警守下

之所以事上役下必以仁未嘗不欲緩故以皐鼓事上必以義未嘗不欲蚤故以鼛鼓鼛愷之樂比賓射為輕故眡瞭先言賓射而鼛愷獻亦如之然軍警夜以鼛所以同憂戚也獻功以愷所以同和樂也惟能同憂戚然後可與同和樂故愷樂獻於社而眡瞭奏鐘鼓以樂之若然者人人孰不出死斷亡而愉哉

樂書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一百十八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革之屬下

鼓論 朔鼓 鞞鼓

應鼓 鼙鼓 鼛鼓

薛鼓　　咢

鼓論

雷積陽氣而後成聲蟲待雷聲而後啓蟄先王之爲鼓其冒之也必以啓蟄之日其伐之也必爲冬至之音蓋冬至之節五陰用事而一陽復焉啓蟄之日三陰用事而三陽泰焉以一陽之器冒於三陽之時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凡鼓琴瑟鼓鐘鼓磬鼓柷鼓敔鼓簧鼓缶皆謂鼓以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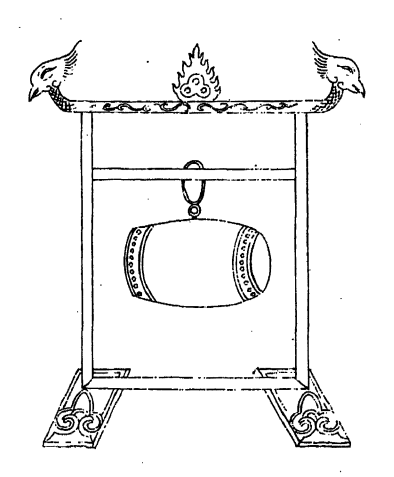
也傳曰鼓所以檢樂為羣音之長是鼓為五聲之君五聲又以中聲為君故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然則大而不短小而不長則其聲必適舒疾之節其聞必適短遠之衷一會歸中聲而已鼓之為用豈不大矣哉以之祀天神曰雷以之祭地祇曰靈以之享人鬼曰路鼓軍事則為鼖鼓役事則為鼛鼓金奏則為晉以至引之而為鞞應之而為應始之而為朔警之而為鼜執之而為提甲之而為鞞兆之而為

鼗其所以和之節之止之通之又不過錞鐃鐲鐸焉然則先王之為樂也節矣蓋樂之作也用雅部之鼓先王之樂也用胡部之鼓四夷之樂也用俗部之鼓則世俗之樂而已世俗之樂孟子之所深闢四夷之樂先王陳之於門外以示遠人來服而不以夷樂亂華音也盖四夷之樂陳於國門之外可也唐明皇雖通音律尤善羯鼓而宋璟相之不知師用雅樂以革君心之非反善腰鼓羯鼓深論制作之法使其君聞而悅之夫豈知周公

之於成王作六樂禁四聲以善其心之意哉唐之賢相稱於前者不過房杜聞於後者不過姚宋然文皇有興禮樂之問而房杜不能對明皇有喜夷樂之心而宋璟又從而道之終唐之世典章文物雖號為至盛然卒於昏亂而後已無禮樂以文之故也彼哉彼哉亦焉用彼相為哉今大鼓冬至之音也風俗通謂鼓者春分之音萬物皆鼓甲而出故謂之鼓其言不經君子不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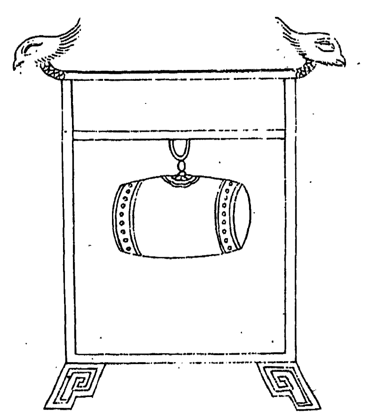
朔鼓

鞞鼓



周官小師凡小樂事鼓𣫬儀禮大射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鞞在其北有瞽詩曰應田縣鼓先儒以田為𣫬則朔鞞皆小鼓也以其引鼓故曰𣫬以其始鼓故曰朔儀禮有朔無𣫬周禮有𣫬無朔互備故也然鼓𣫬小師之職而大師非不與也特令奏之而已後世樂府有左鞞右應之鼓設而不擊用四散鼓在縣四隅擊以為節不合儀禮之制革而正之可也𣫬亦作𢿱一名鞞

應鼓



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田縣鼓爾雅曰小鼓謂之應蓋堂下之樂以管為本器之尤小者也應之為鼓鞞之尤小者也周官小師大祭祀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是作樂及其小者乃所以為備也大師大祭祀擊拊鼓𣟴亦此意歟今夫祀天神以雷鼓雷鼗祭地示以靈鼓靈鼗享人鬼以路鼓路鼗而又擊應鼓𣟴者當堂上擊拊之時則堂下擊應鼓𣟴以應之然後播鼗而鼓矣應施於擊拊又施於歌徹其樂之終始歟

鞾鼓

行軍者所鼓也故周人論司馬所執五鼓推而上之王執路鼓鼓之尤大者也推而下之旅師執鼙鼓之尤小者也尊者執大卑者執小上下之分也司馬法曰萬人之師執大鼓千人之師執鼙儀禮大射應鼙在阼階西建鼓之東朔鼙在西階西建鼓之北鼙闕鼓其聲皆以讙為主及比建而用之則鼙常在其左矣古之奏樂先擊西朔而東鼙應之是朔鼙倡始者也應鼙和終者也禮圖謂商人加左鞞右應為衆樂之節蓋不考儀禮左

應右朔之過也鼙或鼓在卑上於鼓為卑故也或革在卑右以其上革故也

魯鼓　薛鼓

○□○○□□○□○○□半○□○□○○○□□○

□⊙魯鼓○□○○○□□○□○○□□○□○○

□□○半○□○○○□□○薛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魯鼓○□○○□□○○半

○□○○□○○○○□○□○薛鼓○□○○○○□

○□○□○○○□○□○○□○半○□○□○○

○○□○

少儀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是投壺之禮大槩與射禮相似其所異者特繁簡不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圓者擊鼙方者擊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聞鼓節則知其事矣魯薛所令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觀

春秋之時齊晉之君蓋嘗用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中之古之人以此行燕禮為會同之主於其中否以卜興衰其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是過也後世有驍壺之樂豈其遺制歟

咢

韓詩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故釋樂以徒歌謂之

謡則徒擊鼓謂之咢其無章曲可知矣詩曰或歌或咢蓋歌樂之正也咢非樂之正也特歌之助而已周成王之時内親睦九族外尊事黄耇而燕饗之其樂無所不備如此抑何誠禮之至邪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一百十九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絲之屬上

琴瑟上　琴瑟中　琴瑟下

大琴　中琴　小琴

琴瑟上

古者琴瑟之用各以聲類所宜雲和陽地也其琴瑟宜於圜丘奏之空桑陰地也其琴瑟宜於方澤奏之龍門人功所鑿而成也其琴瑟宜於宗廟奏之顓帝生處空桑伊尹生於空桑禹鑿龍門皆以地名之則雲和豈禹貢所謂雲土者歟瞽矇掌鼓琴瑟詩鹿鳴鼓瑟鼓琴書

曰琴瑟以詠大傳亦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
越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由是觀之琴則
易良瑟則静好一於尚宫而已未甞不相須而用也
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古之
人作樂聲應相保而為和細大不踰而為平故用大
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
不陵細者不抑而五聲和矣鄉飲酒禮二人皆在左
何瑟後首挎越燕禮小臣左何瑟面執越樂記曰清

廟之瑟朱絃而疏越詩曰並坐鼓瑟何不曰鼓瑟傳言趙王為秦鼓瑟皆不及琴者以瑟見琴也舜作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不及瑟者以琴見瑟也後世有雅琴雅瑟頌琴頌瑟豈其聲合於雅頌耶琴一也或謂伏羲作之或謂神農作之或謂帝舜使晏龍作之瑟一也或謂朱襄氏使士達作之或謂伏羲作之或謂晏龍神農作之豈皆有所傳聞然邪

琴瑟中

古之論者或謂朱襄氏使士達制為五絃之瑟瞽叟又判之為十五絃舜益之為二十三絃或謂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不能禁因破為二十五絃郭璞釋大瑟謂之灑又有二十七絃之說以理考之樂聲不過乎五則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二十五絃中瑟也五十絃大瑟也彼謂二十三絃二十七絃者然三於五聲為不足七於五聲為有餘豈亦惑於二變二少之說而遂誤邪漢武之祠太一后土作二十五絃

瑟今太樂所用亦二十五絃蓋得四代中瑟之制也
莊周曰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
絃皆動其信矣乎聶崇義禮圖亦師用郭璞二十三
絃之說其常用者十九絃誤矣蓋其制前其柱則清
後其柱則濁有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者有七尺二
寸廣尺八寸者有五尺五寸者豈三等之制不同歟
然詩曰椅桐梓漆爰及琴瑟易通冬日至鼓黄鍾之
瑟用槐八尺一寸夏日至用桑五尺七寸是不知美

樻槐桑之木其中實而不虚不若桐之能發金石之聲也昔仲尼不見孺悲鼓瑟而拒之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其拒也所以愧之不屑之教也其遣也所以諭之不言之戒也聖朝太常瑟用二十五絃具二均之聲以清中相應雙彈之第一絃黄鍾中聲第十三絃黄鍾清應其按習也令左右手互應清正聲相和亦依鍾律擊數合奏其制可謂近古矣誠本五音互應而去四清先王之制也二均二節聲於瑟聲十二清聲十二極清

一絃象琴第一暉大抵於瑟半身設柱子右手彈中聲十二左手彈清聲十二具律並同第一絃大呂中第十三絃大呂清第三絃太蔟中第十五絃太蔟清第四絃夾鍾中第十六絃夾鍾清第五絃姑洗中第十七絃姑洗清第六絃仲呂中第十八絃仲呂清第七絃甤賓中第十九絃甤賓清第八絃林鍾中第二十絃林鍾清第九絃夷則中第二十一絃夷則清第十絃南呂中第二十二絃南呂清第十一絃無射中第二十三絃無射清第十二絃應鍾中第二十四絃應鍾清　臣嘗考之虞書琴瑟以詠則琴瑟之聲所以應歌者也歌者在堂則琴瑟亦宜施之堂上矣竊觀聖朝郊廟之樂琴瑟在堂誠合古制紹聖初太樂丞葉防乞宮架之內復設琴瑟

豈先王之制哉

琴瑟下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者士君子常御之樂也樸散而為器理覺而為道惟士君子樂得其道而因心以會之蓋將終身焉雖無故斯須不徹也故能出乎樸散之器入乎覺理之道卒乎載道而與之俱矣然琴之為樂所以詠而歌之也故其别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有調堯之神人暢為和樂而

作舜之思親操爲孝思而作也襄陽會稽之類夏后氏之操也訓佃之類商人之操也離憂之類周人之操也謂之引若魯有關雎引衛有思歸引之類也謂之吟若箕子吟夷齊吟之類也謂之弄若廣陵弄之類也謂之調若子晉調之類也黄帝之清角齊桓之號鍾楚莊之繞梁相如之緑綺蔡邕之焦尾以至玉牀響泉韻磬清英怡神之類名號之别也吟木沉散抑抹剔操擽擘倫齪綽璅之類聲音之法也暢則和

暢操則立操引者引說其事吟者吟詠其事弄則習弄之調則調理之其為聲之法十有三先儒之說詳矣由是觀之琴之於天下合雅之正樂治世之和音也得其粗者足以感神明故六馬仰秣者伯牙也鬼舞於夜者賀韜也得其妙者幾與造化俱矣故能易寒暑者師襄也召風雲者師曠也小足以感神明大足以奪造化然則琴之為用豈不至矣哉

大琴

中琴

小琴

賾天地之和莫如樂窮樂之趣莫如琴蓋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而琴又以中暉為君是故君子常御不離於前非若鐘鼓陳於堂下列於縣簴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喧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固足以感人善心禁人邪志一要宿中和之域而已夫揮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以合五音之調實始於舜蓋南風生養之氣也琴夏至之音也舜以生養之德播夏至之音始也其親底豫而天下化終也其親底豫而天

下之為父子者定然則所謂琴音調而天下治無若乎五音豈不在兹歟揚子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傳曰舜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而天下治由是觀之舜以五絃之琴歌南風亦不過詠父母生養之德達孝思之心以解憂而已豈特解民慍阜民財哉葢五絃之琴小琴之制也兩倍之而為十絃中琴之制也四倍之而為二十絃大琴之制也明堂位曰大琴中琴四代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謂之離以四代推之二琴之

制始於有虞氏明矣樂記述其制爾雅述其大則中者
見矣明堂位弁舉小大而言之也先儒謂伏犧神農作
洞越練朱五絃之琴無所經見豈出臆說歟

次大琴

古者大琴二十絃次者十五絃其絃雖多少不同要之本於五聲一也蓋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柳世隆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璅為士品第一

雅琴

西漢趙定善鼓雅琴為散操東漢劉昆亦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則雅琴之制自漢始也聖朝太宗皇帝因太樂雅琴更加二絃召錢尧卿按譜以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九絃按曲轉入大樂十二律清濁互相合應御製韶樂集中有正聲翻譯字譜又令鈞容班部頭任守澄并教坊正部頭花日新何元善等注入唐來讌樂半字譜凡一聲先以九絃琴譜對大樂字并唐來半字譜並有清聲今九絃譜内有大定樂日重輪月重明三曲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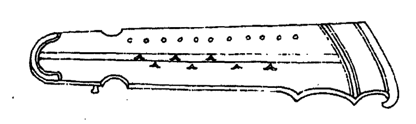
御製大樂乾安曲景祐韶樂集内太平樂一曲譜法互同他皆倣此可謂善應時而造者也誠增一絃去四清聲合古琴之制善莫大焉仲呂宫大定樂一百三十字南呂角日重輪一百四十一字月重明一百二十一字無射宫乾安曲四十八字太宗因前代七絃加二絃曰清角清徵為九絃一絃黄鍾二絃大呂三絃太蔟四絃夾鍾五絃姑洗六絃仲呂七絃蕤賓八絃林鍾按上為夷則九絃南呂按上為無射應鍾令隨編鍾按習每一擊一彈各依節奏焉

十二絃琴

聖朝嘗為十二弦琴應十有二律倍應之聲靡不悉備蓋亦不失先王制作之實也然古人造曲之意感物以形於聲因一聲而動於物伯牙流水之奏士野清徵之音夫心往形留聲和意適德幽而調逸神契而感通則古人之意明矣

兩儀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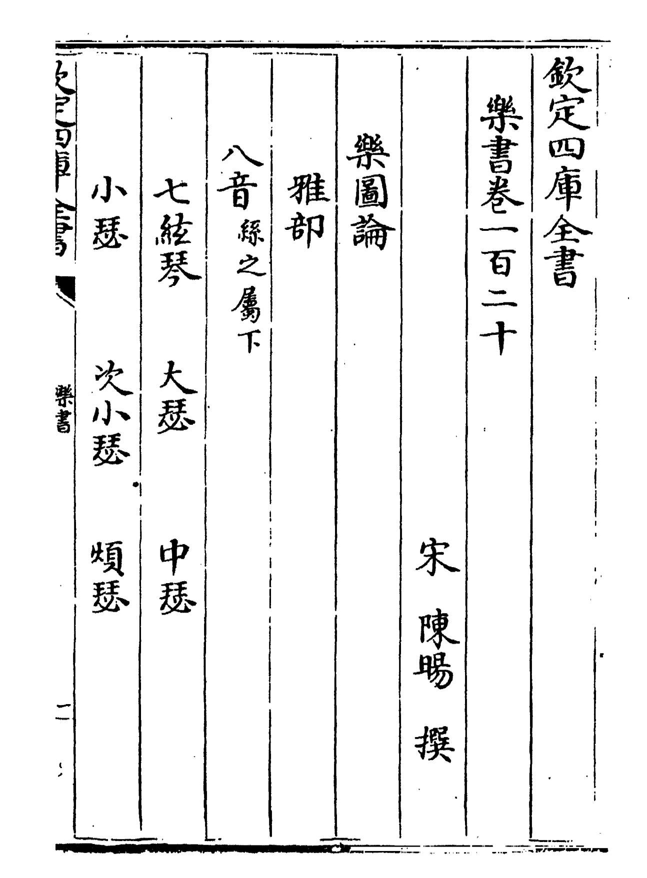
二絃每絃各六柱



聖朝初制兩儀琴琴有二絃絃各六柱合為十二其聲

洪迅而莊重亦一時之制也

樂書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一百二十

宋 陳暘 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絲之屬下

七絃琴 大瑟 中瑟

小瑟 次小瑟 頌瑟

琴操　　步

七絃琴

古者造琴之法削以嶧陽之桐成以檿桑之絲徽以麗水之金軫以崑山之玉雖成器在人而音含太古矣蓋其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朞之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弦有五象五行也腰廣四寸象四時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暉十有三象十二律也餘一以象閏也其形象鳳而朱鳥南方之禽樂之主也五分其身以三為上二為下參天兩地之義也司馬遷曰其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由是觀之則三尺六寸六分中琴

之度也八尺一寸大琴之度也或以七尺二寸言之或以四尺五寸言之以爲大琴則不足以爲中琴則有餘要之皆不若六八之數爲不失中聲也至於弦數先儒謂伏犧蔡邕以九孫登以一郭璞以二十七頌琴以十三揚雄謂陶唐氏加二弦以會君臣之恩桓譚以爲文王加少宮少商二弦釋知匠以爲文王武王各加一以爲文絃武絃是爲七弦蓋聲不過五小者五弦法五行之數也中者十弦大者二十弦法十日之數也一弦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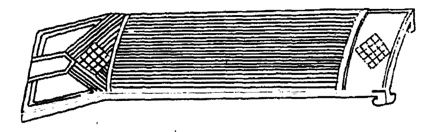
聲或不備九絃則聲或太多至於全之爲二十七半之爲十三皆出於七絃倍差溺於二變二少以應七始之數也爲是說者蓋始於夏書而曼衍於左氏國語是不知夏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豈爲左氏者求其說不得而遂傅會之邪故七弦之琴存之則有害古制削之可也聖朝太常琴制其長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象周天之度也絃有三節聲自焦尾至中暉爲濁聲自中暉至第四暉爲中聲上至第一暉爲清聲故樂工指

法按中暉第一絃黃鐘按上爲大呂二絃太簇按上爲夾鐘第三絃姑洗按上爲仲呂第四絃蕤賓單彈第五絃爲林鐘按上爲夷則第六絃爲南呂按上爲無射第七絃爲應鐘按上爲黃鐘清凡此各隨鐘律彈之莫不合中呂之商中太平之曲非無制也誠損二絃去四清合先王中琴之制則古樂之發不過是矣唐李沖琴操通中呂黃鐘無射三宮之說蓋未完其本矣先儒之論有宮聲又有變宮聲已失尊君之道而琴又有少宮少商之絃豈古人祝壽之意哉其害理

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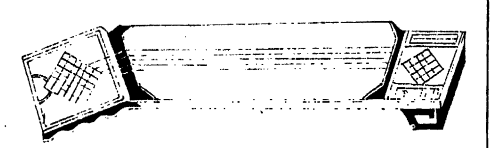
大瑟

中瑟



小瑟

次小瑟



瑟之爲樂其軫玉其絃朱其絲分其音細出乎罷入乎覺而君子無故不徹焉非悅其聲音而已樂得其道故也古人論瑟嘗謂君父有節臣子有義四時和萬物生則君父有節臣子有義所以樂人道也四時和萬物生所以樂天地之道也三才之道而瑟具焉故朱襄氏作之而陰陽和羣生定趙瓠巴鼓之而丹鳳舞流魚聽則瑟之爲樂其所以動四氣之和著萬物之理如此則舜之琴瑟以詠足以儀鳳凰舞百獸豈足怪哉昔孔子見

狸之搏鼠欲其得之也故其鼓瑟於室而聲從以變閔子怪之孔子以謂可與聽音客有見螳螂之向蟬恐其失之也故彈琴於屏而聲亦從以變蔡邕聞而去之時人以為知音由是觀之君子之於琴瑟聲隨物變如此其可偽為哉

頌瑟

瑟者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故前其柱則清却其柱則濁按三禮圖頌瑟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

五弦並用也其合古制歟尸子曰夫瑟二十五弦其僕人鼓之則為笑賢者以其義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君亦不為之變誠有味其言也

琴操

自三代之治既往而樂經亡矣樂經亡則禮素而詩虛是一經缺而三經不完也今夫琴者君子常御之樂蓋所以樂心而適情非為憂憤而作也苟遇乎物可詠者詠之可傷者傷之大為典誥小為雅頌而諷刺勸戒靡

不具焉其利於教也大矣古之明王君子多親通焉故堯有神人暢舜有思親操襄陵始禹訓佃始湯以至文王拘幽周公越裳成王儀鳳老聃列仙伯牙之水仙懷陵孔子之將歸猗蘭曾子歸耕殘形之類大抵因時事而作豈爲憂憤邪後世論之者過也降自唐虞迄于晉宋善琴者八十餘人周秦以前其聲傷質漢魏而下其音淺薄故漢末太師五曲魏初中散四弄其間聲含清側文質殊流吳弄清潤若長江緩流有國士之風蜀聲

峻急若虗浪奔濤有少年壯氣凡若此類不可勝數然世罕知音反以箏勢入琴譜録雖存其亡益乎

步

爾雅曰徒鼓琴謂之步蓋鼓琴而無章曲則徒鼓而已猶之舍車而徒也其謂之步不亦可乎

樂書卷一百二十